

• 民间收藏系列 •

奇石赏玩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前 言

收藏，是一种文化，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文化。据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统计，世界上大约有十分之一的人热衷于收藏活动，由此可见它的广泛性。

收藏的历史非常悠久。在法国一个两万五千年前克罗马努人居住的山洞里，找到了当时人收藏的各种贝壳，最使人惊讶的是，其中还有从印度洋里弄到的贝壳。同样的历史，中国也有，在距今一万五千年前的山顶洞人，就癖爱收藏鱼的脊骨，他们吃罢鱼，将鱼脊骨收集起来，用线串起来，再用赤铁矿粉末染红，挂在脖子上，当作“项链”。

自从进入文明社会后，收藏活动更加广泛。春秋时著名思想家老子，曾做过周朝的“守藏室之史”，亦即“收藏使”。我们常用的“学富五车”成语，也出于收藏，它是讲战国哲学家惠施收藏的书有五车之多，后来用此形容饱学之士。在历史的长河中，收藏活动绵延不断，秦砖汉瓦、唐画宋砚，明瓷清玉，洋洋洒洒，浩瀚似海，构成了一幅灿烂的收藏画卷，光照史册。

中国的收藏，历史上形成了三大渠道，内府收藏（皇室贵族）、寺院收藏与民间收藏，而民间收藏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古代的苏东坡、赵明诚、董其昌、金农，近代的罗振玉、盛宣怀、吴湖帆、叶恭绰等，都是赫赫有名的收藏家。另据上海博物馆统计，该馆五分之一的藏品都来自于收藏家的捐献。民间收藏尤以上海为集中，由于它的“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的地理位置，从而成为收藏家云集之地，赢得了中国收藏“半壁江山”之称。

进入八十年代，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与人们精神追求的升华，收藏成为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娱乐活动。它与历史上的收藏所不同的是，已从传统旧模式中解脱出来，不再是一种文人墨客、富翁巨贾的雅兴，而是一门人人可参与的文化活动。据上海收藏欣赏联谊会的统计，仅上海一地就有收藏大军十万之众，收藏门类多达200余种。如火花、烟标、算盘、钟表、钥匙、船模、钱币、奇石、戏服、面具、钢笔、打火机、扇子、纪念章、古琴、根雕、贝螺、古玩、紫砂壶、玉器、宝石等等，形形色色，令人应接不暇，叹为观止。

我国民间收藏，在海内外很有影响。但与此显得不足的是，有关收藏的书籍图册很缺乏，远不能与海外相比。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敢开全国之先河，编辑出版一套“民间收藏系列”丛书，图文并茂，深入浅出，既可当工具书，又可作为图册收藏与欣赏，为指导与总结民间收藏作出贡献，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上海收藏欣赏联谊会会长 吴少华

目 录

天赋神韵话奇石.....	俞莹(1)
彩色图版	
灵璧石.....	(25)
英石.....	(45)
昆石.....	(50)
云石.....	(52)
木化石.....	(54)
钟乳石.....	(57)
黄蜡石.....	(61)
玛瑙石.....	(65)
菊花石.....	(73)
蝙蝠石.....	(74)
祁连山石.....	(75)
西域石.....	(76)
太湖石.....	(78)
青州石.....	(79)
博山文石.....	(81)
红珊瑚.....	(82)
石笋石.....	(83)
千层石.....	(84)
砂积石.....	(86)
雨花石.....	(88)
鸡血石.....	(97)

天赋神韵话奇石

俞莹

一 奇石概述

奇石通论

奇石，是指从天然顽石中游离出来的具有观赏价值的石头，具有天然成趣、观赏性强的特点。

华夏大地，奇石遍布，天赋神韵，姿态万千。如果按照其供置特点来分，大致可分为名胜奇石、园林立峰和文房雅石三类。名胜奇石，遍布于名山大川，风景名胜之地，著名的如云南石林、黄山峰石等。这类名胜奇石是风景区不可或缺的点缀品，它们也只有与自然界融为一体，才能显示出自身的观赏价值，不具备收藏意义。具有收藏意义的奇石，一类是园林立峰，常见于江南古典园林和私家庭园之中，以中型为主。太湖石是其主要代表，最高的一座太湖石峰是位于苏州留园的冠云峰(图1)，高达6.5米。一类是文房雅石，作为文人雅士激赏收藏的雅玩，常供置于斋阁案几(又称供石)乃至盆盎锦匣之中，以小型为主，大者如灵璧小峰，微者如雨花玛瑙，品类繁多，不胜枚举。

奇石从其天然特点而言，离不开色、质、形、纹四大类(有的奇石敲击有清脆悦耳之声，这也同其质地有关)，只不过表现于每一石种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观赏者对其观赏的聚焦点也因而会有所侧重，奇石的分类依据也正缘于此。一类是奇形石，以鬼斧神工的形状美取胜，如名胜奇石、园林立峰和文房雅石三种；一类是纹理石，以匪夷所思的纹理美取胜，按其形态特点可分为岩石(如大理石)、卵石(如雨花石)、化石(如燕子石)三种；一类是美质石，以佳良适用的质地美取胜，大都具有实用价值，主要有印石(包括工艺雕刻石)、砚石两种，这两种由于人为雕琢修饰的痕迹过重，已渐渐失去天然美，从奇石中独立出去了。

观赏奇石，其着眼点当然在奇上。虽说见仁见智，各有所好，但还是有轨可循的。奇石(主要指奇形石)的取舍标准，历代画家们可以说是深得其中三昧，如《三希堂石谱大观》中曾经提到：“石之为物，……宜奇且，宜老硬，宜空灵。”这只是泛泛之论。北宋画家郭熙在《林泉高致·山川训》中，有这么一段论述：“真山水之川谷，远望之以取其势，近看之以取其质。”如果把它移用于奇石的欣赏，远取其势，是指从总体外观上把握，如外形、轮廓、气势等等；近取其质，是指从局部细节上入手，如褶皱、构造、纹理等等，尤其特别要注意细观其质地的佳良与否。作为供石的奇形石，应选取质地坚硬致密的硬石类，这类硬石一是难以加工，取其天然之趣；二是不易毁损，便于永久藏玩。而

且此类石种大都不吸水分，难以生长苔藓之类植物，不会影响观瞻，可以作为清赏之供。凡是质地特别坚硬致密的奇石，手指轻弹便会有悦耳动听的金玉之声，这也可视作质地佳良与否的一个标志。

奇石是大自然的杰作，是天然的艺术品，它的呈象往往介于似与不似之间，富于变幻而非定型，可以充分调动每个观赏者的审美情趣和想象力，故而它的天籁美也就耐人寻味，感人至深。奇石注重其天然美，当然也不排斥人为加工，但人为痕迹不宜显露过多，即使虽由人作，也应宛如天成。

奇石是大自然的缩影，具有小中见大，芥纳须弥的功效，所以藏玩奇石往往是人们亲近自然，与之缩短对话距离的一种表示。古人以为，玩赏奇石可以“省登蹶之劳，极游遨之趣”（清·梁九图《十二石斋记》），会带来登山远足一般的旅游乐趣，所以常常称之为卧游、握游之类，所谓“会心处不必在远”也。明末清初戏曲家李渔在《闲情偶寄》一书中，曾经提到：“幽斋磊石，原非不得已。不能致身岩下，与木石居，故以一卷代山，一勺代水，所谓无聊之极思也。”这很能代表相当一部分玩石者的心态。清代诗人赵继恒有一首咏赞雨花石的诗，更道出了观赏奇石时的这种感受：迭迭高峰映碧流，烟岚水色石中收。人能悟得其中趣，确胜寻山万里游。

奇石之美是独特的，不能复制的，它所表现出的天籁呈象之丰富多姿，早已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天地，以至于许多奇石是无法命题的，人们对其的审美观照因此也有了不同寻常的全新感受，比如以“且”品石（指以太湖石为代表的奇形石），就被认为是对形式美学的一个突破。奇石的这种妙破天机的呈象美，可以说是人类一切艺术的源头，也是艺术家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天然素材。我国现代画家黄宾虹提出：“吾人既师古人，尤贵师造化，斑斓五色的大理石，也可以作为天然图画来参考。”

奇石是无声的诗，不朽的画，它所独具的诗情画意可以毫无愧色地置身于艺术品之列，这既需要藏玩者慧眼独具，更需要才情灼知，予以恰如其分的品题。“名石虽有造化之巧，若无品题，犹未凿破混沌”（清·阮元《石画记序》）。藏玩奇石，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积淀深厚的艺术活动。

奇石的欣赏，不但需要观赏者的慧眼和才情想象力，还需要清净的心境和氛围，即摒除杂念，凝神观照，远观近取，美学意义上说就是“审美静观”。过去常见这么一副对联：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上联所指就非常适用于奇石的欣赏。观赏奇石的确能够使人坐生清思，尘念皆消。这种宠辱皆忘、不求功利的审美活动，无疑起着陶冶情操的积极作用。

奇石往往与古玩（古董）有关，玩石者大多是好古之人也正缘于此。所谓古玩，是指古代遗存珍

奇物品之通称。石头可以毫无夸张地说是地球上现存最古老的东西，远远早于人类自身的历史，人们对于奇石往往会顿生一种思古之幽情，所以古人有“石令人古”的感慨。当然，这只是奇石的自然年龄。如果奇石不被人类所发掘藏玩，那么也不过等同于瓦砾，只有当它变成了人们的藏玩之物，才成为完整意义的奇石。大凡古雅有征、于史可稽的奇石便可厕身于古玩之列，藏玩者尤其应该注意搜藏这种旧石。所谓古雅之征，一是奇石本身经前人长时期的抚玩，石表往往会产生一种黝黑有光、厚薄不一的包浆(这种古雅之征断不可轻易涤洗清除)；另外就是附件的有无和是否原配，比如底座、插屏之类的质地或雕工之佳良与否，也可作为判别旧石与否的重要依据，这也是旧石之所以名贵的一个原因。所谓于史可稽，便是有史籍记载可考，这往往是一些身价极高的名石了。比如曾被品评为江南三大名石之首的太湖石峰瑞云峰(今在苏州市第十中学内，见图2)，极瘦漏透皱之大观，历史上流传有绪，现已被列为江苏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奇石升格为文物了。



图1 冠云峰



图2 瑞云峰

中国石文化

说到奇石，终究还是**逃避**不了中国石文化这个命题。

众所周知，人类早年曾经历过一段漫长的石器时代，人类之所以得以进化，石头可谓立了首功和奇功，所以古人的潜意识中对于石头一直是抱有敬而重之的心理，由此而衍生出来的石崇拜现象(如祛灾避邪的“石敢当”就是一例)，往往赋予顽石以灵性，最典型的莫过于女娲补天和精卫填海这两则神话传说了。至于古典文学作品中，更是俯拾皆是，典型如《红楼梦》、《西游记》、《聊斋志异》等。奇石更被士大夫文人予以象征意味和人格化，使它得以登堂入室，从神话回到现实。千百年来，人们爱石、搜石、玩石、品石、咏石、藏石之风流传有绪，长盛不衰，并成为一种具有稳定心态的文化传统。石中有文化，石中有深情。“中国旧日之社会知识阶级，对于癖石之嗜好极度浓厚，在上夫之消遣，几无人不以石为伴友、为对象，如园林必须有石，案头必须有石，室悬绘石之画，架插谈石之书，对于石之罗致无远勿届，对于石之爱护无力不施，从来以好石名者尤多不胜数……”(赵汝珍《古玩指南》)

奇石之所以被给予象征意味和人格化，是同其天然本质密切相关的。比如奇石之历史悠远，使它成为一种长寿的象征。过去奇石常常被雅称为寿石，成为人们祝寿时的吉祥物之一，许多寓意长寿的图案，往往离不开奇石的身影(见图3、图4)。奇石之万古不败，是与其坚硬质地有关，过去人们往往比德于石，便是取其坚贞不变的品格：“石可破也，不可夺其坚。”(《吕氏春秋》)。如素有石癖的现代学者沈钧儒，曾赋诗言志：“吾生犹好石，谓是取其坚。”清代赵尔丰在《灵石记》中记载：“余癖石性也。友人曰：何取乎而癖若是。余应之曰：石体坚贞，不以柔媚悦人，孤高介节，君子也。吾将以为师；石性沉静，不随波逐流，然叩之温润纯粹，良士也，吾乐与为友，安为无所取？”石头的这种不易被毁坏、改变的天然特性，过去还常常被借称为朋友之间的牢固友谊，称为“石交”、“石友”，如唐代诗人杜牧就有“同心真石友”之诗句。

奇石作为山峰之缩影具有山一样的品格，稳重安详，万古不移。清代书画家郑板桥在题画中，曾把“四时不谢之兰，百节长青之竹，万古不移之石，千秋不变之人”并誉为“四美”。奇石的这种牢固不移的特性，为古人所爱，常见斋阁厅堂正中的案几上，左边供置花瓶，右边供置奇石，就是寓意平安之意也(瓶与平同音)。

自然山川，过去一直是隐逸之士的闲居乐土，他们与泉石朝夕相对，处于“材与不材”之间的奇石的超俗拔尘，常使他们易入玄想之境，他们也视其为伴，看作是散逸淡泊、甘于寂寞、淡于功名的象征。如成语中有一个“枕流漱石”的典故。过去还常见这么一副对联：抱琴看鹤去；枕石待云归。都

为此作了很好的注脚，奇石，实际才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隐士”。如明代玩石成癖的米万钟自称“石隐”就是明证。

现代作家林语堂，在英文名著《生活的艺术》一书中，曾有一段对石头的议论，正道出了国人对于奇石的特别感受，译于此，作为打住：

石头是伟大的，坚固的，而且具有永久性。它们是静默的，不可移动的，而且像大英雄那样，具有性格上的力量。它们像隐居的学者那样，是独立的，出尘超俗的。它们总是古老的，而中国人是爱好任何古老的东西的。不但如此，由艺术的观点上说起来，它们是宏伟的，庄严峥嵘的，古雅的，此外更使人有“危”的感觉。……中国人除了欣赏山峰石头的雄伟之外，对于花园里的石头也产生一种欣赏的趣味，其所注重的是石头的色泽、构造、表面和纹理，有时也注重石头被敲击时所发出的声响，石头越小，对于其构造的质素和纹理的色泽也越加注重。……真正精致的石头，虽则应该暗示雄伟或出尘超俗的感觉，然而线条正确倒是更重要一点，所谓线条，并不是指一条直线、一个圆圈或一个三角形，而是大自然的嶙峋的线条。老子在他的《道德经》里始终看重不雕琢的石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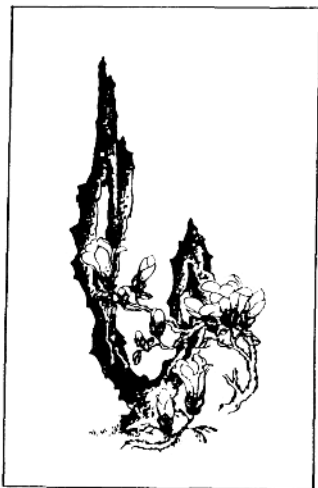


图3
必得其寿



图4
群仙献寿

让我们不要干犯大自然吧！因为最优越的艺术品和最美妙的诗歌或文学作品一样，是那样完全看不出造作的痕迹的作品，跟行云流水那么自然，或如中国的文艺批评家所说的那样：“无斧凿痕。”这种原则可以应用于各种的艺术。艺术家所欣赏的是不规则的美，是暗示着韵律、动作和姿态的线条的美。

收藏史略

奇石的赏玩，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初见端倪，如形成于当时的《山海经》、《尚书·禹贡》等地理著作，就多次提到各地所产的种种奇石，如《禹贡》中的“泗滨浮磬”，后世多以为是指灵璧石。不过由于当时玩玉之风大盛，奇石还谈不上藏玩之道。如据《周礼》等载，孔子的弟子子贡有一次质疑其师：“敢问君子贵玉而贱珉者何也？为玉之寡而珉多欤？”孔子则坦然答道：“非为珉之多故贱之也，玉之寡故贵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并由此引出了玉有五德（一说十一德）的著名论点。这里提到的珉，《说文解字》释作“石之美者”，实际上也属于奇石一类，如美质石中的寿山石等，就曾借用过“珉”的称谓。

从奇石的收藏史来说，魏晋时期可以说是滥觞期。当时文人士大夫为苟全性命于乱世，形成一种清淡玄理、寄情山水的所谓“魏晋风度”。在亲近大自然的时候，奇石很自然地成为他们目悦心赏之物，成为一种精神寄托，搜玩奇（形）石之风就是肇端于此时。如东晋诗人陶渊明所居的栗里有一块奇石，他对之十分爱赏，酒醉以后常常踞眠其上，称之为“醒石”（图5），这大概是最早的赏石记录了。南朝时，建康的同泰寺（即今南京的鸡鸣寺）前陈供有四块高大奇丑的奇石，竟被赐封为三品，故俗称三品石。名士顾辟疆在苑囿中搜罗了许多怪石奇峰，成为一时之胜地。梁武帝的宫苑华林苑中，陈供有著名奇石“奇矐石”，“长丈六尺”，又称到公石，这是他与臣下到蹴鞠赛之戏后得来的战利品。……不过，尽管当时搜玩奇石已开始形成风气，但具体所搜玩的石种却多失之记载，这也反映了其时奇石搜玩尚处于初级阶段。

唐代是奇石收藏的兴盛期。许多重要的石种都是发掘于此时，士大夫纷纷加入了奇石搜玩者的行列，著名的砚石多开发于此时，特别是各地名山所产的奇形石，更成为主要的搜藏对象，大都作为立峰供置于庭园中。如诗人白居易在卸任杭州刺史时，别无长物，只带走了当地天竺山所产的天竺石（一种类似太湖石的石灰岩，今置于北京中山公园内的名石“青莲朵”即此石），他曾作诗记其事：“三年为刺史，饮冰复食絮，唯向天竺山，取得两片石。此抵有千金，无乃伤清白。”奇石还跃而登上了诗歌文艺殿堂，诗人墨客们留下了许多题咏之作，其中咏赞太湖石的诗作最为多见，白居易、刘禹锡、牛僧孺、皮日休、陆龟蒙等著名诗人，都有咏赞太湖石之作。陆龟蒙《咏太湖石》中称

道“搥牙真不材，反作天下彦”，自叹“无力置池塘，临风只流眇”。身居宰相要职的牛僧孺，一次得到苏州刺史所赠太湖石峰，块块“奇状绝伦”，因此题写了一首40句的五言长诗寄赠同好刘禹锡和白居易，激赏之情，溢于言表：“池塘初展见，金玉自凡轻。侧眩魂犹悚，周观意渐平。似逢三益友，如对十年兄。旺兴添魔力，消烦破宿醒。”云云。刘、白两人分别奉和了一首长诗，白居易盛赞此石“在世为尤物，如人负逸才。……对称吟诗句，看宜把酒杯”，“共嗟无此分，虚管太湖来”（刘、白都曾任苏州刺史），他另外在《太湖石记》一文中，也曾提到“石有族聚，太湖为甲，罗浮、天竺之徒次焉。……撮要而言，则三山五岳，百洞千壑，视缕簇缩尽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

宋代可谓搜藏奇石的全盛期。奇石在当时已成为普遍的审美对象，从“天下一人”（宋徽宗）到文人学士，无一不嗜之如癖，趋之若鹜。苏东坡在《岁寒堂十二石记》中曾提到：“近好事能致石者多矣。”文士中涌现出一批藏石家，如米芾、苏轼、叶梦得、文同、欧阳修、黄庭坚、范成大等，其中米芾拜石为兄，呼为“石丈”（丈者，老人也）的举止；叶梦得与石为伍，自号石林山人、石林居士的善行，堪称当时爱石之风的生动写照。宋徽宗劳民伤财的“花石纲”（《宣和石谱》绘录了艮岳65座石峰的姿态），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搜玩奇石之盛况。宋代奇石被开发搜藏的广度和深度已经达到空前的程度，这集中体现于南宋杜绾所著《云林石谱》一书，该书共分上中下三卷，记载了各地所产奇石达116种之多（有部分品种重复），“各具出产之地，采取之法，详其形状、色泽而第其高下”，是奇石有著录的开山之作，其中许多论述为后世所援引，收录以奇形石为主，包括砚石、卵石等，几乎囊括了后世所藏玩的各种主要奇石（有的现在已不复可见），另外还值得注意的是南宋赵希鹄的《洞天清禄集》一书，他在该书中罗列了10种文人雅士闲居雅赏的文房器物，计有古琴、古砚、古钟鼎彝器、怪石、研屏、笔格、水滴、古翰墨真迹、古今石刻、古画等，其中怪石计有灵璧石、英石、太湖石等多种，“怪石小而起峰，多有岩岫耸秀，嵌嵌之状，可登几案观玩，亦奇物也”。这说明当时奇石已跻身于文房雅玩之列。如果说唐代士大夫侧重的是庭园中型峰石的搜藏的话，那么宋代开始注重于文房小型雅石（供石）的藏玩，这很适合那些财力有限的文人雅士的欲求，故而后来逐渐成为奇石收藏的主流。

明清二代，时值封建社会末世，“末世好古董”（郑板桥《古董》诗），古玩收藏赏鉴之风大盛，被视为“避俗逃名，顺时安处”的养生之道（明·高濂《遵生八笺》），帝王、仕绅、商贾、寒士无不卷入，“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无”（明·吴其贞《书画记》），于是乎，附弄风雅者有之，聚财积富者有之，所谓“古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财”（明·董其昌《骨董十三说》），奇石在古玩市场上已稳居一席之地，并更多地带上一层商业色彩，奇石收藏还出现了踵事增华、竭泽而渔的现象。此

时,印石如青田石、寿山石、昌化鸡血石等的相继开采,可视为此时期奇石搜藏的一大收获。在一般文人士大夫的庭园斋堂中,奇石已成了不可或缺的点缀供设,成了雅俗与否的一个标志。即使“贫士之家,有好石之心,而无其力者,不必定作假山,一卷特立,安置有情,时时坐卧其旁,即可慰泉石膏肓之癖。……王子猷劝人种竹,予复劝人立石,有此君不可无此丈。同一不急之务,而好为是淳淳者,以人之一生,他病可有,俗不可有,得此二物,便可当医”(清·李渔《闲情偶寄》卷9)。随着搜玩奇石的深入,这段时期各种奇石的谱录也层出不穷,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成书于明代万历年间林

此石
高
峻



醒石



图5 醒石

滴露
岩



图6 滴露岩和溜玉

有麟著的《素园石谱》(4卷)一书,该书图文并茂,搜采自南唐以来见诸史籍图谱的百数千种奇石奇峰,保留了许多有价值的诗文,读者从中可以一窥宋代米芾的“宝晋斋砚山”、“苍雪堂砚山”,苏东坡的“雪浪石”、“仇池石”,宋徽宗良岳“宣和65石”(图6)乃至“绮石”(即雨花石)等奇石的风采。当时,对于奇石优劣之品评论述也屡见不鲜,如曹昭的《格古要论》、文震亨的《长物志》、张应文的《清秘藏》、计成的《园冶》等,均有各种奇石的记载,阐幽发微,颇多品赏心得。如文震亨提出的“石以灵璧为上,英石次之”,计成提到的选石“取巧不但玲珑,只宜单点”,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指出的石峰“全要顶宽麓窄”、“言山石之美者,俱在透、漏、瘦三字,……”等观点,均为后世所认同。

二 藏石佳话

牛、李癖石

牛僧孺、李德裕两人在晚唐都曾官居宰相的高位,他们之间在政见上相互敌对排斥达40年之久,是晚唐政局中有名的“牛李党争”的两派主要代表人物,但是两人却有着共同的奇石癖好。

白居易在《太湖石记》一文中,曾经提到牛僧孺癖石之况,他在洛阳城东和城南置有一宅邸和别墅,“游息之时,与石为伍”。他的幕僚好友知其有石癖,纷纷以奇石进献,不多时各种奇石便充填于庭园的各个角落。他最喜爱的奇石是太湖石,园墅中罗列了大量太湖石峰,“待之如宾友,亲之如贤哲,重之如宝玉,爱之如儿孙”。牛僧孺并把太湖石按其大小分为甲乙丙丁四类,每类分别品评为上、中、下三等,刻于石表,如“牛氏石甲之上”之类,这便开了宋代品石之风的先河。

与牛僧孺癖石相较,李德裕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洛阳城郊置有平泉山庄,“采天下珍木怪石为园池之玩”,成为当地的一大景观,搜采自各地的奇石太湖石、泰山石、巫山石、罗浮山石等,被精心布置成名山大川之状,他在《题罗浮石》一诗中写道:“名山何必去,此地有群峰。”颇引以为傲,他对这些奇石异木十分珍爱,曾为后代立下训诫:“鸞平泉者,非吾子孙也,以平泉一树一石与人者,非佳子弟也!”每获一奇石,李德裕都予以品题,并在石表镌刻“有道”两字,大概是表示“此中有真意”之义吧。名石有品题的计有礼星石、狮子石、华岳掌、仙人迹等。

最为李德裕所珍爱的,莫过于醒酒石了。据说此石有醒酒之效(当是石性较凉之故),他醉酒后便踞眠其上,曾作诗赞道:“蕴玉抱清晖,闲庭日潇洒,块然天地间,自是孤生者。”并将之刻于石表。醒酒石历史上流传有绪,唐末平泉山庄遭战火凌夷后,此石为一监军所获,到了北宋真宗时归玉清昭应宫所藏,后被仁宗赐予冀王之子丹阳郡王,哲宗时下旨将其收归内府度藏。……醒酒石究系何石,宋代方志(《河南志》)有载:“长春殿有婆罗亭听青石处,世传德裕醒酒石,以水沃之,有林木自

然之状，今谓之婆罗石。”后人多据此揣测为云南大理石，如明代李元阳《点苍山志》就指出：“唐李德裕平泉庄醒酒石，即此产也。”后人并把它作为云石的别称。按大理石除隐含有天然纹理外，确实石性较凉。同时代的白居易，在《盘石铭》一文中所提到的盘石，同醒酒石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可能指的也是云石：“客从山来，遗我盘石。圆平膩滑，广袤六尺。质凝云白，文折烟碧。坐待禅僧，眠留醉客。清冷可爱，支体甚适。便是白家，夏天床席。”

米芾拜石

宋代文人学士中堪称玩石大家者，莫过于书画家米芾了。他的书画造诣非常之高，徽宗时曾官居书画学博士。此人博雅好古，精于赏鉴，生性“诙谐好奇”，好洁成癖，有人赠诗予他：“衣冠唐制度，人物晋风流。”

米芾之癖石，简直到了如痴如癡，无以复加的地步了，故有“米癫”之谑称。他因为整日醉心于品赏奇石，以至于荒废公务，好几次遭到弹劾贬官，故一生宦途失意，仅官至礼部员外郎。一次他新任无为州监军，见衙署内有一立石十分奇特，大喜道：“此足以当吾拜。”整衣冠而拜之，并常称之为“石丈”（图7）。后来他又听说河岸有块奇丑的怪石，便命衙役将它移置州府衙署，米芾见到此石后，大为惊奇，得意忘形，竟跪拜于地，口称“吾欲见石兄二十年矣！”另一次，他得到一块端石砚山（一种天然形成峰峦的砚石），爱不释手，竟连着三天抱着它入睡，并请苏东坡为之作铭。米芾一生蓄藏的砚山和石砚无数（清代《西清砚谱》中著录有多方米芾珍藏的石砚），他在回答一位欲得其藏砚的友人书帖中，这样写道：“辱教须宝砚，去心者为失心之人，去首者乃项羽也，砚为吾首，谁人教唆，事须根究。”视若生命。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南唐李后主的旧物灵璧石砚山宝晋斋砚山（图8），这块奇石“径长才踰尺，前耸三十六峰，高者为华盖峰，其参差错落者为月岩，为玉笋，为方坛，为上洞，为翠峦，又有下洞三折而通上洞。中有龙池，遇天欲雨则津润，滴水少许在池边，则经旬不燥”（清·王守谦《灵璧石考》）。同薛绍彭易得古画后，米芾事后十分怀想，“此石一入渠手，不得再见，每同交友往观，亦不出现，绍彭公真忍人也。予今笔想成图，仿佛在目，从此吾斋秀气当不复泯矣！”并作诗记之：“砚山不复见，哦诗徒叹息。唯有玉螭绦（一种水滴），向予频泪滴。”另有一块南唐砚山苍雪堂砚山（图9），也被米芾视若拱璧，他曾以此同苏仲容换得润州（今镇江）北固山甘露寺一块风水宝地，筑成海岳庵，被传为佳话。

苏轼咏石

宋代文豪苏东坡，也是一位嗜石成癖者。他对奇石有着特别的情愫，并留下了许多咏石诗文。

他在定州任官时的书称作雪浪斋，就是取自于一块奇石雪浪石（此石迄今犹存镇江山寺，见图10），此石是他在河北定州知州任上得之于北岳恒山，峰峦起伏，黑质白纹如水浪溅跳奔涌状，他认为颇似晚唐画家孙位的画意，十分喜爱，特地配置了一座凿成荷叶状的石盆，刻铭其上：“画水之变蜀两孙，与不传者归九原。异哉炮石云浪翻，石中乃有此理存。玉井芙蓉丈八盆，伏流飞雪激其根，东坡作铭岂多言。”并写下了《雪浪石》七言长诗：“画师争摹雪浪势，天工不见雷斧痕。……此身自幻孰非梦，故园山水聊心存。”以后苏东坡受贬南下，此石一直留在定州。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新任知州张舜民因仰慕苏氏，特地鸠工修葺雪浪斋，当年9月苏东坡遇赦从岭南北归时，不幸病逝于常州，张舜民睹石思人，唏嘘不已，写下了一首痛悼故人的哀辞：石与人俱贬，人亡石尚存。却怜坚重质，不减浪花痕。满酌中山酒，重添丈八盆。公兮不归北，万里一招魂！

苏东坡在任扬州知州时，他的表弟程德孺知其有石癖，送给他两块英石，一白一绿，苏看到极透漏峭峙之态的绿石后（绿色英石较为罕见），不知怎么想起了自己不久前在颍州知州任内所做的梦，梦里苏东坡被人引至一官府，榜书“仇池”。此地山川清远幽深，不同凡响，朋友告诉他这是道教十六洞天之一小有洞天（王屋洞）的余脉，杜甫在《秦州杂诗》中曾经提到“万古仇池穴，潜通小有天。”……宦途失意，有归隐之心的苏东坡看到这块奇石，便想到了颍州的梦，想起了仇池，便名之为仇池石（图11），视之为“希代之宝”，他曾作《双石》一诗记其事：“梦时良是觉时非，汲水埋盆固自痴。但见玉峰横太白，便从鸟道绝峨眉。……一点空明是何处，老人真欲住仇池。”表达了归隐之意，同好诗友们看了此石和《双石》诗后，均称叹唱和，秦观的诗中写道：“信为小仇池，气象宛然足，连岩下空洞，鼎沸彭亨腹，双峰照清涟，春眉镜中蹙。……尤物足移人，不必珠与玉。……惟诗落人间，如传置邮速。”后来此石被驸马都尉王诜（画家）借去赏玩，意在攫夺，苏东坡巧与周旋，一连写了好几首长诗，文思如涌，强调“守子不贪宝，完我无瑕玉。”在万般无奈之下，提出以王诜珍藏的唐代韩幹《二马图》作为交换，这件事搞得满朝纷纷扬扬，几乎无人不知，最后，仇池石还是物归原主。后来，苏东坡携带仇池石在流放途中行经江西彭蠡湖口，他在李正臣家中看见一块当地所产的湖口石（类似太湖石的石灰岩），“九峰玲珑，宛转若窗棂然，予（指苏本人）欲以百金买之，与仇池石为偶，方南迁未暇也，名之曰‘壶中九华’”（图12），并作了首《壶中九华》诗：“清溪电转失云峰，梦里犹惊翠扫空。五岭莫愁千嶂外，九华今在一壶中。天池水落层见，玉女窗明处处通。念我仇池太孤绝，百金归买碧玲珑。”表示北归后一定要购取此石与仇池石为伴，8年以后，苏东坡遇赦北归再过湖口，结果人在物亡，“壶中九华”已被郭祥正购去，苏怅然若失，郁郁寡欢，和韵前诗又作了一首，对之念念不忘，不久苏东坡便病逝了。



图7 石丈



图8 宝晋斋砚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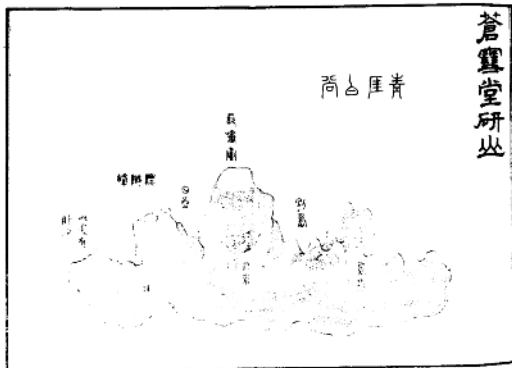


图9 苍雪堂砚山

仇池石

氣 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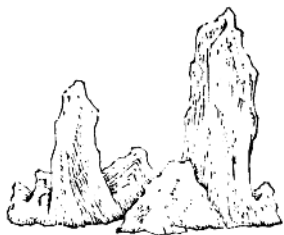


图11
仇池石

壺中九華



雪浪石

瑤襟路日金
峰羽爐肅角
非于蕭窳八
棠出阿跨否
禍于慶軒壘
中山云



沙野有底

图10 雪浪石

图12 壺中九華

玩赏雨花石者，都把苏东坡尊为鼻祖，因为他曾作了一篇有名的《怪石供》，其实他所赏玩的“怪石”并非雨花石，考诸各种艺术史籍，他也没有真正看到过雨花石，不过他确实喜欢将一些类似雨花石纹彩斑斓的卵石养在水盂中，充作文房清玩，如登州石（即今山东长岛球石），苏东坡曾作过一诗赞之：“累累弹丸向，琐细成珠琲。……我持此石归，袖中有东海。……置之盆盎中，日与山石对。”而雨花石（即六合石）迟至南宋时代，也不过是“土人择纹采或斑斕点处就巧碾成物象”赏玩（杜绾《云林石谱》），似乎尚无清水养供的做法，从这点意义上讲，尊他为玩赏雨花石之鼻祖也似无不可。《怪石供》一文，是苏东坡贬官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时所作，政治上的失意，生活上的窘迫，使他转而致力于修禅玩物，寻求精神上的寄托，并创作了许多流芳百世的诗文（如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当地长江沿岸出产一种五彩玛瑙石（《云林石谱》称为黄州石），苏东坡对之十分感兴趣，亲自搜采了一些，还寄赠好友佛印和尚，并写下了著名的《怪石供》：

《禹贡》“青州有崑崙怪石”。解者曰：怪石，石似玉者。今齐安江上往往得类石，与玉无辨，多红、黄、白色，其文如人指上螺，精明可爱，虽巧者以意绘画有不能及者，岂古所谓怪石者耶？凡物之丑好，生于相形，吾未知其果安在也。使世间石皆如此，则今之凡石覆为怪矣。海外有形若之，曰不能言而相喻以形，其以形语也捷于口，使吾为之，不已难乎？故夫天机之动，忽焉而成，而人真以为巧也，虽然自禹以来怪之矣。齐安小儿浴于江时，有得之者，戏以饼饵易之，既而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者兼寸，小者如枣栗菱芡。其一如虎豹首，有目鼻眼处，以为群石之长。又得古铜盆一枚以盛石，挹水注之，粲然，而庐山归宗佛印禅师适有使至，遂以为供。禅师尝笑道眼观一切，世间昆沌空洞，了无一物，虽夜光、赤壁与瓦砾等，而况此石。虽然，愿受此供，灌以瀑池水，强为一笑。使自今以往，山僧、野人欲供禅师而力不能办，衣服、饮食、卧具者皆得，以净水注石为供，盖自苏子瞻始。

佛印和尚读了《怪石供》一文后，大为叹赏，把它铭刻于石上，苏东坡闻讯后又写了一篇《后怪石供》，嘲笑其非，一时被传为佳话。

宋徽宗与花石纲

说到宋代搜玩奇石之盛况，莫过于花石纲事件了。当然这算不得什么雅事，倒是一件劳民伤财的事，由此而引起的农民起义，几乎断送了整个大宋江山，这在《水浒传》中已经写得很多了，兹不赘述。

宋徽宗赵佶是个风流皇帝，好古成癖，书画俱佳，尤精于赏鉴。起初他未有子嗣，听方士言，如